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顔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荅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
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嘆。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註序說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鄕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

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則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

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
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
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
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
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
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
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
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
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
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

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

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

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

之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

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

饌於奥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奥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許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敎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反覆而歎息之也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　○子曰。朝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

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次親必知己之所在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去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

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

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皆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以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
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
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
反。○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嘆其
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爲愍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别。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疋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
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
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
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
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
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
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
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
斷。不徒多思之爲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

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
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
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
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
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端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

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
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
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
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
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
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
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

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許。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據於德。據音桂○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
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
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
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
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 ○子在齊聞韶。
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爲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教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不自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徧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
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
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
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
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
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
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
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
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
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綸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

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請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〇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〇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〇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愉愉如也**私覿。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
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
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

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

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懽。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齊側皆反。○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

之。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

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

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

天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
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
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
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
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
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